

世家

吳太伯
管蔡

齊太公
陳杞

魯周公
衛康叔
越王勾踐

燕召公
宋微子
鄭



吳太伯世家

燕召公世家

衛康叔世家

楚世家

齊太公世家

管蔡世家

宋微子世家

越王勾踐世家

魯周公世家

陳杞世家

晉世家

柳世家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蘇州府志

吳太伯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

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以避季歷

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宋忠曰句吳大

伯始所居地名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

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曰在

河東太陽縣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

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

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與馬程縣南也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世本曰諸樊徙吳也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

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君

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

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

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

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

子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

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為歌

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

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庸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

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破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謚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懼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頌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平王東遷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曰言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其

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東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

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洋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

鄒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鄒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

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良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

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

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

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偪謙退也遠而不攜杜預曰攜肩也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鄴武王居鄘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愁杜預曰

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杜預曰不

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

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箛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箛舞曲也南籥以箛舞

也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

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節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

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燾也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

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

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

難難在魯昭公八年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

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聞鐘聲服虔曰繇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鬪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

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

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

以從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

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

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

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

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

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左傳曰吳伐楚入棘
檠麻以報朱方之役

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

婁楚之東邑

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

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楚師敗走十七年

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

焉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

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

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

徐廣曰世本曰
夷昧生光吳越

春秋曰王僚夷
昧子與史記同

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左傳曰舟
名餘皇

五年楚

之亡臣伍子胥來犇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

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

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

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

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服虔曰鍾離
州來西邑也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

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

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

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侈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

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

服虔曰
欲取國

乃求勇士專諸

賈逵曰
吳勇士

見之光光喜乃

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

賈逵曰二公子
皆吳王僚之弟

以兵

圍楚之六濞

杜預曰濞在廬
江六縣西南

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

服虔曰
察疆弱

楚發兵

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

服虔曰時言
可殺王時也

告專諸曰不索何獲

服虔曰不索
當何時得也

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

王肅曰聘
晉還至也

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

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
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

曰專諸言王
母老子弱也

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

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

服虔曰言我
身猶爾身也

四月丙子

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

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音披公子光詳為足

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避之也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服虔曰全魚炙也以

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

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

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

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披美反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吳以為大夫三

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

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

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

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

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

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

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

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

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

郢奔鄖服虔曰鄖鄖楚縣鄖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

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

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

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畱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

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
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十一年吳

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曰十五年孔子相
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音李賈逵曰越地杜預曰吳

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駟索賈逵曰死三行
造吳師呼自到左傳曰使罪人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越絕書曰姑蘇闔廬起姑

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
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絕

書曰闔廬家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頃地六尺五尺
之流扁諸之劍二千方員之口三千繫野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
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王夫差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

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報
姑蘇也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成求成也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滅夏

后帝相服虔曰夏后相敬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逃於有仍
各后緡而生少康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有過又欲殺少

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
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後遂收夏眾撫其

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服虔曰以鮪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

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
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

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
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

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至繒杜預曰琅邪繒縣

召魯哀公而徵百牢李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年上公九年侯伯七年子男五年因畱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

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

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頌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越之興吳王不聽使

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還執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

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中攻齊齊人敗吳

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服虔曰橐皋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邊道縣東南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畱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

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

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爲我長杜預曰吳爲太伯後故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杜預曰爲

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

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

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賈逵曰甬東越東鄞甬江東也
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
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

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絕書曰夫差家在猶亭西卑猶之越位王候于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

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

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陵季子家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史記三十一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

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

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

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麇
徐廣曰救知反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

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

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

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

西川屯鳳

氏雷

馬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
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
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
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
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
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左杖黃
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
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
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
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
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師敗

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
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
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
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
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
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
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
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
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
此得征代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鄭玄曰太公受封爵為大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子丁公呂伋

徐廣曰一作及

立丁公卒子

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

徐廣曰周夷王

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

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

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

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

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

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

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

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

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

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

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

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

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

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

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

細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

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與魯桓公婦及桓公

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

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

公羊傳曰擗幹而殺之何

休曰擗折聲也

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人

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

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

丘

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杜預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

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

往戍一

歲卒爪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

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公之

問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蔡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

丘杜預曰安樂博昌縣南有地名曰丘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人

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

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

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劊乃信之待宮外令弗

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

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

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殺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

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雍丘人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

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

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

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

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

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侯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

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

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

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為桓公桓

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

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

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

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

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

子糾為魯君
不龍主而殺之
人欲之天理
也又矣

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

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

齊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

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或作朋也高侯修齊國政連

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

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代滅郟徐廣曰一作譚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郟郟

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

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

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上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

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

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

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

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

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

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

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

魯潛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潛

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

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賈逵曰衛地也而立衛君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

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

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與

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東踐履之界

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茅

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

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

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

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

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

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華縣南是也江漢以為溝君女能

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

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畱外黃縣東有葵丘也

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

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

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

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

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

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

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

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

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子

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仲曰衛公子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

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

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服

曰內婦言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

姬生孝公昭葛羸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子之女子姓生

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

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宮人之權寵者而立公

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

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

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

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

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

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冢在臨淄南城十七里所菑水南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

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

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

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

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

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

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

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

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

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

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庸職之妻好公丙之宮使庸職驂乘五

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數也二人浴戲

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

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

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

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賦王子城父

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

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

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強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

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

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

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徐廣曰靡一作摩筭下賈逵曰靡筭山名也癸酉陳于鞍服虔曰鞍齊地名也

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

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於木

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

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

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

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駟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紀甗玉磬也不聽

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令齊東畝

服虔曰欲令齊隴東行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

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詐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

初置六卿賞鞍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

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

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

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

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傳之令會諸侯盟於

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

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

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

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

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

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從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賈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

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

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問入

晉曲沃賈逵曰欒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欒盈

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

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

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聞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

侍為崔杼間公服虔曰伺公間隙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

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

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

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

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扞有淫者不知二

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命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

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

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

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箸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

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齊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之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賈逵曰癸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

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眾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干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干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

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
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
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犁鉏曰孔丘知禮而
怯請令萊人爲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
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
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
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

陽生

以應作台

下

賢者爲諸大夫

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

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

也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

服虔曰萊齊東鄙邑

景公卒

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

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

兄公子壽駒黔奔衛

徐廣曰一作壽黔奔衛

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

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杜預曰稱諡蓋葬後

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

師乎師乎胡黨之乎

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晏孺子元年春田

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

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

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

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

賈逵曰國晏嬰

之八月齊秉意茲

徐廣曰左傳八月齊祁意茲奔魯

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昭公子

陽生陽生至齊私暱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

有魚菽之祭

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

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

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
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
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犁鉏曰孔丘知禮而
怯請令萊人爲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
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
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
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
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
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
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
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

也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

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

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作壽駘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慙而歌杜預曰稱諡蓋葬後

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

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

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

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

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賈逵曰國晏嬰

之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祁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昭公子

陽生陽生至齊私暱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

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

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

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

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

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

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

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

取謹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

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

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欲不善四年吳魯伐

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

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

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曰簡公亡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

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曰闕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

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曰田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

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因病而遺守囚者酒

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

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

言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

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疎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

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

止也子謂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

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

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宦者禦之服虔曰闕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

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

成子遷諸寢

服虔曰欲從公令居寢也

公執戈將擊之

杜預曰疑其作亂也

太史子餘

服虔曰齊大夫

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

成子出舍

于庫

杜預曰以公怒故也

聞公猶怒將出

服虔曰出奔也

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劔曰需事

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

之賊也

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

誰非田宗

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

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

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

殺子明如陳宗

乃止子我歸屬徒

服虔曰會徒衆

攻闢與大門

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闢大門公門也

皆弗勝乃

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

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

殺之郭闢

服虔曰齊關也成子將

殺大陸子方

服虔曰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

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

杜預曰子方取

道中行

出雍門

杜預曰齊城門

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

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

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平公即

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

徐廣曰年表曰平公之時抑自出稱田氏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

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

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

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

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黃川屯鳳鳴
氏庸而備中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譙周曰以大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

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

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

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

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

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傳

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

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

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

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

王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

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

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贊

告于大王王季文王

孔安國曰告謂祝辭

史策祝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詞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

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

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言可

以代武乃王發不如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

方馬融曰武王受命於天帝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

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今我其即命於元龜

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

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

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占北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

藏占北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

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周公藏其策金滕

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

崩成王少在強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

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

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

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

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

為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

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

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

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

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以封康叔

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

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獻之成王成王命唐

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

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詩毛

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鴟鴞也

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誥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

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

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維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告遂國之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

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

躬如畏然徐廣曰躬躬謹敬貌也見三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

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

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

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

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

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

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

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隊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

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為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

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嘿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楸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驩鄭玄曰驩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密靖

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

云五十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武丁起

不義久為之人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凡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于

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政下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

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慢博獨也故

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

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

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駟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

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

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

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

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

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

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

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駟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啟之故先見書

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

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上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昔

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

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

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地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

之徐廣曰築拾也駟案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木乃無所失亡也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記

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魯有天子禮樂者以

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

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

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

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

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下簡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

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臚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彌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作臚誓曰陳爾

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犴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玄曰風走逸臣妾厥後之屬也勿敢

越逐敬徐廣曰一作振復之孔安國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也無敢寇攘踰牆垣鄭玄

曰寇劫取也因魯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畱守故言三也峙爾芻蕘糗糧楨

翰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蕘供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

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臚誓遂平徐戎定魯

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首立考公四年卒立

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闕門六年卒子幽

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徐廣曰世本作微公

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

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子真公湍立真公十四

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

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

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

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

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今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棄上夫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唐

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誅之亦失不誅亦失

命韋昭曰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

卒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

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

讀周公書
已去其
居其元夫

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

徐廣曰一作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

山父之諡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

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而咨於固實

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

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

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是為孝公自是

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大戎殺幽王秦始列

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涅

徐廣曰表云弗生也

立是為惠公惠公三十

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

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

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

生子允

徐廣曰一作忱

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

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

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

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

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祓及許田君子譏之

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

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

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

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令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

而老焉

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

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

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

賈逵曰鍾巫祭名也

齊于社圃

曰社圃園名

館于寫氏

服虔曰館舍也寫氏魯大夫

揮使人弑隱公于寫氏而立子允為君

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

廉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二年以

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

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

三

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

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

曰始議行事也

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

賈逵曰申繻魯大夫

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

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為

公設享燕之禮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

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

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

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

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

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

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

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

管仲諫卒歸魯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

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作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

賈逵曰黨氏之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

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犂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犂其名

也斑怒鞭犂莊公聞之曰犂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

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

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姊曰叔姜生子開莊

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

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

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

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

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日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

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

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

私通欲立哀姜姊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

圉人犇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

立莊公子開是為潛公潛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

父謀殺潛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潛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

門謂之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潛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

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

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

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

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

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

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聞于兩社

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

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

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

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

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

卒子興立是為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

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喬

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春猶衛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

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滿長翟國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

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如之祖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勞如齊惠公

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案年表齊惠公二年

魯宣公之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鄭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

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

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

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

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

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

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徐廣曰肱一作股立是為成公

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

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

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

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卻克敗齊頃公於鞍齊

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

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畱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

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文

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

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

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

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

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周禮天

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

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

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

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

魯人立齊歸之子稠徐廣曰一作紹為君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諡也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

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

立長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今禍非適嗣

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

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

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云七

年三月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劍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

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

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

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鸚鵡來巢周禮曰鸚鵡不踰齊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

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鸚鵡來巢公在乾侯鸚鵡入

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徐廣曰一本作斷雞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斷雞季氏芥雞

羽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空郈氏雞目杜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郈氏金距服虔曰以金錯距季平子怒而侵郈

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偽讒

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太臣臧郈

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

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請囚於

鄆弗許服虔曰鄆季氏邑請以五乘亡弗許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子家駒曰君其許之

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

之臣戾左傳曰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聞叔孫氏勝亦殺郈

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

于齊齊景公曰請致于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

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

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

魯取鄆賈逵曰魯邑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

賈賈逵曰中豐汝賈魯大夫許齊臣高斲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斗為一庾五千庾八萬斗子將言於齊

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

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

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

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

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

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

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

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

弟宋為君是為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

史墨對曰不亡季文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

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

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各稱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

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

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

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

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

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

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

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

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

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

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

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

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

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

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之

作難故君臣多間賈逵曰問隙也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曰請

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可得壽死不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

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

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

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

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二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

元辛未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

為穆公穆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

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

亥子匭立是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

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

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讐立是為傾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

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

今薛縣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卞邑徐廣曰卞一作下為家人

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者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為道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

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
行事何其戾也

史記三十三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

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

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

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也鄭

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

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墮祖業故至天之功不墮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在祖乙時則有

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也賢咸子巫氏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後有傳說率

維茲有陳係又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駟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

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燕召公世家第四

西川也同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
棠樹不敢伐歌誅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
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卽
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
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弑秦始皇列爲諸侯二十四年
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
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
年卒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世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
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
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爲周王譙周曰案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之十七年
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
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封燕所至地于燕

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襄
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
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
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
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
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
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
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
卒平公立晉公室舉六卿始疆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
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
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

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三晉疆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為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

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屠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屠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子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

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恟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

章子齊人見孟子

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

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嗣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

其身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

燕昭

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方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

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二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

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徐廣曰在常山今日高邑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將渠為相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

昭王拔襄王而
樂毅自魏來
幸自趙來今規
幸所為子殺
多三子

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
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
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史記三十四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
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
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
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

疾者十有六國唯發且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

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

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於蔡杜預曰居上蔡

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

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

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

西川地屬蜀氏唐國南唐

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予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卽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

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畱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妹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

王卽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
 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驛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
 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爲太子般娶婦於楚
 而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
 弒其王郊敖而自立爲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弒其君哀公楚使公
 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弒其父誘蔡靈侯于
 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
 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
 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宋忠曰平侯徙下蔡是年
 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世本曰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
 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

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
 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
 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
 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
 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襄弘以求長
 於衛服虔曰載書使蔡在衛上衛使史鮒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杜預曰汝南平
與縣有鄭亭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
 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
 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
 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
 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昭
 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

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徐廣曰或作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

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立聲侯十

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

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

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為蔡有世家

言曹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

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

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

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

世家言

曹叔世家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陽定陶縣

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脾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

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

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強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

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

兕立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

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皇列為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

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孫檢云一作終涅涅音生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

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莊

公二十三年晉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

年卒子昭公斑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者并幹也釐負駢諫不聽私善與重耳二十一年晉文

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

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

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

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

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

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

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且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懼曹禍及伯陽卽位好田弋之事六

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

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賈逵曰以小加大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

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

叔鐸之祀忽諸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
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
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
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
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
立慎公立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
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卽位三
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
幽王卽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
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

陳川屯
氏圖

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

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三

十八年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

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是為厲公桓公

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班氏云厲公厲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

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爻在六四

變而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

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

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

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

與蔡人共殺厲公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

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曰立是

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

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旅客也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

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杜預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響有媽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媽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竝

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賈逵曰京大也三十七年齊桓公伐

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

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

十五年宣公卒子欵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

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

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

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

戲於朝左傳曰衷其衣服殺祭傳曰或衣其衣戎中其濡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

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五年靈公與

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

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也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殿門射殺

靈公左傳曰公出自其殿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

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

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

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

賈逵曰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

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

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

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

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

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

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

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邲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

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畱少妾生勝畱

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畱

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十二年時招

卒立畱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

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畱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

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

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為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

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眾曰幕

舜之先也駟案國語賈義為長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杜預曰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世世守

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

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弒

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

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

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

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

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

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濬

公濬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

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

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

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

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

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濬公遂滅

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

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公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

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謨謀娶公當周厲

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

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十八年生成公本曰惠公德公十八年卒弟

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句

立孝公十七年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

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

遂弒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

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闕路弒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

立十年卒湣公子款立徐廣曰款一作邀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

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

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

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

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公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

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

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

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塋並夔龍其

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

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

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

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

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

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

踐興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
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
絕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
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旣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
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
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
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
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
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
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旣以此命能和

集其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

以大路大旂少帛精棧旃旌大呂賈達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精棧大赤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鍾名鄭眾曰精棧旃名也

以章有德康叔卒子

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史記音

隱曰音

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

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

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

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

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

因葬之釐侯歿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

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大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

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

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

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

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碓

諫莊公賈逵曰石碓為上卿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

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

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

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

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

不愛石碓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碓與陳侯

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而迎桓公弟晉於

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

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

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

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

杜預曰左右勝之子因以爲號

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

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温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卽位

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

公弟燬爲衛君

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

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犇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人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犇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歃弒其

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遯立穆公二年

楚莊公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

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

獻公衍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

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軟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盱晏也而去射鴻於

圃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圃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二子怒如宿服

曰孫文子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即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

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

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

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焱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

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牽無勇職為亂階公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為亂

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
犇晉復求人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
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
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
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鱗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
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
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
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
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
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
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弑
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

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瞶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

女欲殺南子蒯瞶與其徒戲陽遯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遯太子家臣戲陽後

悔不果蒯瞶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

蒯瞶犇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賈逵

曰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郢曰我將立若為

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郢自謂已無德不足以立以污辱社稷夏靈公卒

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輒

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

入蒯瞶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服虔曰衰經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

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

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

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

反魯十二年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二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

外圃服虔曰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

孔氏孔氏之老藥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婿姻家妾也遂入適

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輿

狻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輿狻豚欲以盟伯姬劫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衛臺上召

藥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季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

行爵食炙服虔曰藥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服虔曰召護奉

仲由將人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

始至矣杜預曰且欲至門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眾曰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

其難子羔言不及以子路欲死國也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子羔遂出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子路曰是

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

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且曰太子

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

也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

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

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

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

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曰戎虜何為是戎州

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衛人立公

于斑師為衛君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

子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

世本云敬公費也

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

疆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疊弑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

一年公子頽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

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成

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

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

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

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

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

元君十

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

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

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

君角九年秦并

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

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宋微子世家第八

西川忠貞堂氏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

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徐廣曰紂

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終必亡也我祖遂

陳於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殷既小大好草竊姦軌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究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

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小民

乃並興相為敵讐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為敵讐言不和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

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曰太師少師

及古則

馬融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

家今女無故告王肅曰無意告我也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

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

師不吝志在必死乃毋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不用其教今殷民乃

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駟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也令誠得治國國治身

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紂親戚也紂

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栝則必思遠方珍怪

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

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乾君之

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

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懼樂道而不改

也其操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

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

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

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

似誤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

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

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

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子對曰在昔絲墮

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墮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

所斁徐廣曰一作釋駟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絲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絲則殛死禹乃嗣興鄭玄

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絲其舉也興禹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

上者蓋公矣此
接微子曰而仍
通之四神三前
河也

九禹遂因而第 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

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

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五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明作智聰

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

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土宜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孔安國曰主徒眾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寇

七日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數敬授民時皇極皇建其

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維

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凡厥

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此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也凡厥

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不協于

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離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

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文顏色以謙下人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母侮鰥寡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

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

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

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

母偏母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不頗不正言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母有作好遵于

之道馬融曰好私好也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辟也鄭玄曰黨

子結怨於民

朋 毋黨毋偏王道平平 孔安國曰一 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會

其有極 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 歸其有極 鄭玄曰謂臣也當就 曰王極之傳言 馬融曰

曰王者當盡極行之 是夷是訓于帝其順 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 凡厥庶民極

之傳言 馬融曰亦盡極敷 是順是行 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 以近天子之光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

曰近猶益也順行民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

三德 一曰正直 鄭玄曰中 二曰剛克 三曰柔克 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

平康正直 孔安國曰世平 彊不友剛克 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 內友柔克 孔安國

順以柔能 沈漸剛克 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 高明柔克 馬融曰高明

治之也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 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孔安國曰在位不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孔

國曰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 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 尚書曰

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賁 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團霧克也

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

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被氣之色相

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 立時人為卜筮 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

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行賁也 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玄曰從其多者著龜 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孔安國曰先盡謀慮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 孔安國曰 而身其康強而子孫其逢吉 孔安國曰動不

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玄曰此三者 女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 龜筮

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 庶徵曰雨

曰暘曰輿曰寒曰風曰時 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煖以長物寒 五者來備

各以其序庶草繁廡 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 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孔安國

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
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
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治

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
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煖順之
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孔安國曰敘惡行之驗也
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

之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舒常奧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
曰急常寒

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閣則常風順之
王旨維歲馬融曰言王者所青職如歲兼四時也
卿

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
師尹維日孔安國曰眾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
歲月日時毋易

各順常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
峻民用章家用平康

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曰

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

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齒曰凶未冠曰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
六曰弱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
於是

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黍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武王崩

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

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
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脣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

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立場公卽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短未婚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於是

武王崩

周公

微子

微仲

丁公

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

惠公呂忱曰觀音古竟反觀立呂忱曰觀音古竟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

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

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

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

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

其立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

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

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

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

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

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

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

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

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

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

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

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

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凶曰

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

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滕咽案杜預曰

宋丘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潛公與

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潛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

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潛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

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

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

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

宋新君游而立潛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淳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

曰以屏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臨肉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

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

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

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

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

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頃星也六鵲退蜚

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鵲徐察之則退飛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鵲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

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

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

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

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

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

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

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

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楚成王以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

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

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四十四年

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

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

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

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

子杵臼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

云此時未詳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

曰一無革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

不肯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便衛

曰文及召公午曰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

夫人王姬便衛
衛侯以救昭公杵臼

便庶使

百乘文馬四百匹賈逵曰文馬畫馬也肅曰文馬畫馬也贖華元才盡

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

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

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

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

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

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二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楚成王以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

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

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四十四年

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

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

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

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

子杵臼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

云此時未詳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

曰一無革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

不肯也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便衛

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

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

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

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

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

百乘文馬四百匹賈逵曰文狸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

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

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

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

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

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

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

皇覽曰華元家在陳留小黃縣城北

誅唐山乃立

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

左傳曰魚石犇楚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

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

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

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

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

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

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

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

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

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火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

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

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

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

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

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秦

徐廣曰禘秦

即元公少子也

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

悼公購由立

年表云四十九年

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

卒子辟公辟兵立

徐廣曰辟兵

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

年表云剔成君也

剔成四

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犇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

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

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

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諫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二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

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語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

不同而歸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國

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

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向頌章句亦天襄公襄公既敗於泓而

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義

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三十八

齊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

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

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

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

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

寧旅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

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

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

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

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

十年代于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于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眾也晉人師

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

師大號成之者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

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

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

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

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

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

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

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

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鱣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

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

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

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

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

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

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

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

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

哀侯

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

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

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

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

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

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

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

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

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

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

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

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頊攻

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

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

賈逵曰士蔿晉大夫

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

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

賈逵曰聚晉邑

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

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

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

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

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

不使諸子

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

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

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

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

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

公作二軍

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

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

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

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

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謂之極服虔曰言其

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

反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

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為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令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有眾杜預曰以魏從萬有眾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

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廚膳飲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

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

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

立服虔曰不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袷之

衣偏異色較不純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

里克謝病不從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

公之誅晉亂而號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

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馴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

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

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

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

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

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

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

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宦名驪

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

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

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

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

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

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

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

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

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

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

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

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

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

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

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

垣宦者追斬其衣祛服虔曰祛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

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

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

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

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

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

公并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

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歲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

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

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

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

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

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

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

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

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

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

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

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

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

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

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也

不可為也

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

其苟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

驪戎卜曰齒牙為禍

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豐折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

及破驪戎獲驪姬

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

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

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

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

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

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

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

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

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

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

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

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

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良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

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

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

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不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

子申生

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遇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

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

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

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

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

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甲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路也若重

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

三子三子曰弊厚言甘此必邲鄭賣我於秦遂殺邲鄭及里克邲

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邲鄭子豹奔秦言伐晉

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

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

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菑菑

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

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

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

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

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

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九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

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

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

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繫不

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

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

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

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

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馬城

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狐雖得歸毋面目見社

東有王城

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聞呂省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年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

不聘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澗也民力罷怨其眾數相驚

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二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

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喻垣宦者遂斬其衣袪重耳

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

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

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

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

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

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

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以

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

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

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

年吾冢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

文公不禮去過五鹿

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飢而從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

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

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

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

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

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勸重耳趣行

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

徐廣曰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

不能去齊女曰

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

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

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

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

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

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

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

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

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

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

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

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晉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

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

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

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

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

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

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

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

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

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

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

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

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

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

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卽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

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

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

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

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

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

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

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

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

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

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

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

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

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

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

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

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

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
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

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怜之乃懸書

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

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

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賈逵曰綿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

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

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

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

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

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人皆說二

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

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

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温入襄王於周四月

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

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

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

戎魏犇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泌

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

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
牛服虔曰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

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

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

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

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

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

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讒慝之楚王怒少與

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

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既戰而

後圖之杜預曰須勝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

楚楚得臣怒得臣即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

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

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巳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

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

為之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

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

為伯賈逵曰王子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拒

鬯一卣珪瓚賈逵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虎賁二百人賈逵曰天子晉侯三

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

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昭登於上布聞在

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恤朕身繼

予一人永其在位張安國曰當憂念我身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

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

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

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

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

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

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

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温欲

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

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

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

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

六軍故謂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七年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

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

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

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

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

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

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

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

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述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

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穉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日記禮所由變也

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

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

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

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

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述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

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

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

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

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

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賈述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

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

殺陽處父案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

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

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

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

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

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

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

徐廣曰年表曰北微也

六年秦

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

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

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

賈逵曰影

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逃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

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

靈公怒殺

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

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

賈逵曰鉏麇晉

士盾闔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杜預曰趙盾庭樹也

初盾嘗田首山

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

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

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二年

服虔曰宦宦學仕也

未知母之存不願遺

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

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鬻狗名敖

何休曰犬四尺曰敖

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

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

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

下餓人問其名弗告

服虔曰不望報

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

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

虞翻曰園名也

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

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

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

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惜也出疆

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

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

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

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

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與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

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

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

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

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

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

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

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

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

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

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

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

時楚莊王疆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

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給為救宋服虔曰解

楊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給許之卒致晉

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

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

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晉乃使卻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躒趙括趙旃皆為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北

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曰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

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

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

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

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

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

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

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

之賈逵曰三郤郤鉤郤犇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

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

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曰發兵誅

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

鄢陵

徐廣曰鄢陵鄭服虔曰鄢陵鄭一作焉之東南地也

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

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

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

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

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

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

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

之周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

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

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

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

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

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

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

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

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

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

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

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

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

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

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

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

叔

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

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何用者祁奚舉

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奚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

舉不避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

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

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於戲六會

于祖七成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

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械林而去

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

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

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

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

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

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

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

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

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

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

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

年卒六卿強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

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

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
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侯孫叔
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
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
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
攻趙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
仇乃移兵伐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
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
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
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
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歆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弑
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

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
十八年或云二十年

智伯與趙韓魏共

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

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

徐廣曰世本作桓
子雍注云戴子

戴子生忌忌

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

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哀

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

卒子幽公桺立幽公之時晉喪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

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

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

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

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

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記二十九 終

晉山也鳳也

史記四十

晉山也鳳也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

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重黎為帝嚳高

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虞翻曰祝大融明也其工

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

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

坼剖而產焉 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并降六代

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腋下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繁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

害者故美其無害也其長一曰昆吾 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二曰參胡 世本曰

也三曰彭祖 虞翻曰各翦為彭姓封於太四曰會人 世本曰會人五曰曹姓 世本

也 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 者鄭是也

曰曹姓者
邾是也

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

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

附沮孫檢曰
一作祖

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

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

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

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

徐廣曰在南
郡枝江縣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

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

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

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

杜預曰庸
今上庸縣

至于鄂熊

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

張瑩曰
今江陵

也中子紅為鄂王

九州記曰
鄂今武昌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

徐廣曰
即渠之

長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

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

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

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

杜預曰
建寧郡

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

二年熊徇卒子熊罈立熊罈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

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

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

徐廣曰
駒音舜

是為

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

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

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

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

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

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

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

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

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

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

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家在汝南郡銅

王熊賁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

許也服虔曰鄧曼姑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疆陵江漢間小

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代鄧滅之

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隱云羆古艱字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

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

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

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

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

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

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三十三年

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

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

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

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

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

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

渠之孫熊摯之後變作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

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

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

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

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謏

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

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紂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

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

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弑君曰能冬十月商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真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

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宫子潘崇

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

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

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

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則

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

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

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

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

西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

南

也楚王問鼎大小輕重杜預曰示欲偏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

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

祀六百賈逵曰載祀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

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郊廓杜預曰郊廓今

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人或讒

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盧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

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

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

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

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鄭門也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

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

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

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廙入盟子良出質潘廙楚大夫子良鄭

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

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

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

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

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

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

五年卒子貞立是為邾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皙棄

疾邾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

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荀卿曰以冠纓殺之左傳曰葬

王子邾謂之邾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子

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

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

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

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

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東夷國名也子

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

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

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弒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

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貞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

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

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

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虜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

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

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葦露藍蕒徐廣曰葦一作暴騶案服虔曰葦露葦車素木輅也藍蕒言衣蔽其葦藍蕒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葦行曰

政水行

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王事

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

齊王

舅也

服虔曰齊呂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

吾舊許是宅

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其田

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

韋昭曰二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賦

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

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僂越

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

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

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于鄧

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遂

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

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

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

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

能無及此乎右尹曰

左傳曰右尹子革

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服虔曰聽國

王曰眾

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

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于

鄆

服虔曰鄆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

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

韋昭曰今

謂曰為我

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

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

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

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

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臺之宮

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

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與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鄒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下師大夫官初其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巴姬共王妾埋璧於室內召

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一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

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歷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

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

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

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才賈之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王二也杜預曰雖有賢

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眾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二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

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

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

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

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

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

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

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

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

曰四姓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

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

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

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

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

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

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

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曰

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

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

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

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

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

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

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二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王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巳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

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

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

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

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

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

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

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九月歸八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

都郢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杜預曰汝南二

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

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

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電在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

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

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

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而河

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

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

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

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

昭王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

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

閉塗徐廣曰一作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是為惠王然後罷兵

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

大夫號曰白公

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鄒駟案服虔曰白邑各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白公好兵

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

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

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

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

惠王置之高府

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

王夫人宮

服虔曰昭王夫人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

王之徒與其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

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

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

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

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

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

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

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表二年歸榆關于鄭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

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

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

為扞關以距之

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十年魏取我魯陽

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

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三十年秦封衛鞅於

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

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

州

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

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

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

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
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
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
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
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
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
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
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
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
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
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
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
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
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彘十一年蘇秦
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
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潛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
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
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
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闡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
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
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闡之廝也王為儀閉
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

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

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
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
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
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
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
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
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
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
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
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
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

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
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
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
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
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
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
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
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
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
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
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
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

儀未則殺之秦
之志未楚何日
而後殺之是名
地亦不能殺矣
是也

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
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
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
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
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
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
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
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
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
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
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
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

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
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
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
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銚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
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
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
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
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
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
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
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
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

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

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徐廣曰懷王之

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二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二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

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

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

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

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

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

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

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

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驪也太

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

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

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驪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

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

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王曰王毋行而發兵

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

何絕秦之驪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

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

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畱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

許秦秦因畱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

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

秦之詐楚國
固可恨而楚之
不亦可憐而不

今之人世有此

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
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
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
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
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
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
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
徐廣曰五城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
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
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
五城也

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

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
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
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
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
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
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
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
徐廣曰呂靜曰鷺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
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
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
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
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史記四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徐廣曰精紫也音爭蘭一作簡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傅戈繳曰落落音波射罽烏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罽一作獨還音官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徐廣曰在清河夜加卽墨顧據千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弶徐廣曰音屬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愛得列城而不收守也伐魏而無功擊

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郟塞徐廣曰或以為真今江夏一作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孤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王臣其君大國不親以

烏不為高曰主
頭与才賦
下同

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
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
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
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
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
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
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
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
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
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亡弑
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辭之夫虎
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

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
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
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

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

陵

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

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

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

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

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

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

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干秦以平

徐廣曰南郡有

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

州陵

年至新中秦兵去

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

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

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

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

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

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

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

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太

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

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

楚郡

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秦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

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

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雙之於人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西川毛鳳苞氏圖印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曰吳郡嘉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興縣南有檣李城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

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

曰與天法天也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卑

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句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

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

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

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

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

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

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

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

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

臺文王囚羸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

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

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

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

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

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

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

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

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

言戰則兵之
死也

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其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

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畱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

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 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

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畱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

九之疏六

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
 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
 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
 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
 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
 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
 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吳使者泣而
 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
 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
 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
 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
 句踐以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歸吳所侵宋

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

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徐廣曰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

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

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

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

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

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

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

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

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

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徐廣曰效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
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之
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

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

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

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

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

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

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

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

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

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

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一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

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一作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

材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

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

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

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而越以此散

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

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

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

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

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為書辭

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
 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
 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
 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
 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
 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
 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齊陰定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
 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
 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

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
 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
 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
 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
 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
 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
 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
 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
 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
 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
 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達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賣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而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駟謂楚之三錢賈說近之楚貴

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

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

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放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

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

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

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

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

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銀賂王左右故王

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

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

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

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

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

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

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

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

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亦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

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

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四十一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

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云幽王八年

年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

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叛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太史曰王

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

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徐廣曰虢在成臯郟在密縣駟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郟姬姓虢郟之君貪而好

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

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

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末

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

西川中鳳鳴

西川中鳳鳴

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

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

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

弟突次弟子亶也四十二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于莊公莊

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

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

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

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

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巳人盡

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夫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

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

邑櫟宋忠曰今穎川陽翟縣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

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

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

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

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

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

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

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

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

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

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遠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

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
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
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
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
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
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
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
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
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葵衛與周
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

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惠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
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於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踰立厲公
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
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

妾曰蕤姑賈逵曰姑南蕤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香草也曰余為伯鯀余爾祖也賈逵曰伯鯀南燕祖

以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

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
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
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
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
文公秋鄭人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伯翯請
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

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犢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倍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早死公怒徐廣曰一作假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于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村預曰姑

姓之女為后稷妃

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

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穀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也鄉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

與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

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

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

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

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

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

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

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

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

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

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

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堯堯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也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

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

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

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

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

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見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

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

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

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檣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

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莊

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元年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

廿二反

作伐

曰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平於楚執之使樂書伐鄭四年春鄭兄繻為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口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鄭城守

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暉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

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元年鄆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反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鄭城守

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暉立是爲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

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釐公赴諸侯曰

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

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

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

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

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

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

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

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爲邑

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

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

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

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殷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

故國而遷實沉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王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之胤劉豎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巳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

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稷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暉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生

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修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

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也帝用禘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由是

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一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祭之服虔曰祭為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

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強

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

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

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

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
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
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
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
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
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
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
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
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
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
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公三年晉滅知
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

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

年表云鄭立幽公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

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

徐廣曰在陽城

二十年韓趙

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

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

君

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

鄭君乙立二年鄭

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

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則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
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
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取諸魯有牙而不給有突齊變而欲來亦多效矣

及陳轅子內亂公歸公孫昔而嫁之也與晉之里或向異者猶

大史公曰帝育之以對師合首辭師盡則交如南郊也也相與

其禮

負柔又其說韓十一平韓始獲如則然二十平韓家對如獲其

韓全與曰一本本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

長二十七年子嬰之也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

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

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公孫昔人內之

史記四十一

一冬



